

盛大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時閱代讀
异度坊
[HTTP://BLOG.SINA.COM.CN/YDSF](http://BLOG.SINA.COM.CN/YDSF)

鬼吹灯 同人之 升棺发财

泛东流著

纠葛，不一样的新新盗墓故事。
新盗墓——触目惊心的倒斗历程，斗智斗勇的正邪较量，凄美温馨的爱情

◎鼎力首推全国冠军作品 ◎

珠海出版社







点吹灯

同人之

升棺发财

泛东流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升“棺”发财 / 泛东流 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689-812-3

I . 升… II . 东…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48828号

鬼吹灯同人之：升“棺”发财

作 者：泛东流

终 审：吕唯唯

责任编辑：向群 · 卜源

策 划：上海新华传媒

总发 行：上海新华传媒中盘事业部

文字编辑：牛力

版式设计：阅读坊 · 张婷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519001

印 刷：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20 字数：300千字

版 次：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812-3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问题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子

“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宝货，钟鼎壶澑，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

——《吕氏春秋·节葬》

我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所积何厚也。故自古有权贵之人，生则穿金戴银，死则含珠玉衣，此乃盗墓之源也。

盗墓史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史记·游侠列传》中便记载着大侠郭解也曾从事过盗墓这一行业。更早一点，在《庄子·外物》中甚至描述了当时盗墓者的技巧：“按其鬢，压其顚，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这分明说的是盗墓者取死者口中所含之珠的手法嘛！可见在战国时，盗墓就是一种相当盛行的发家手段了。

几千年的发展传承，盗墓行内门分四支，是为：摸金门、搬山门、卸岭门、发丘门。又被称为：摸金校尉、搬山道人、卸岭力士、发丘将军。四门各有所长，泾渭分明，就是市井传诵的：“摸金有符，搬山有术，卸岭有甲，发丘有印”了。

四大倒斗门派流传久远，各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像新兴的那些无门无派的盗墓者，比如长沙“土夫子”之流，是入不得行家法眼的。

我便出自摸金校尉一门。年轻放荡，仗着祖传的一点本事，便视天下英雄如无物，不敬鬼神，发坟掘冢，升棺发财，倒闯下了好大的名声，现在想来，惭愧不已！

声名最盛时，我与胡八一那小子并称“南张北胡”，在行内风头一时无两。这说的倒不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只是恰巧那几年电视里正热播金大侠的《射雕英雄传》，其中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深入人心，于是我俩便有了这南张北胡的匪号了。

人啊，年纪一大，腿脚就不灵便了，升棺发财的事早干不动了，真是

不服老也不行。不过话说回来，这发丘掘冢的事做得多了，也有点腻味了。想这些年来，什么粽子鬼怪没见识过，什么奇阵玄冢没挖过，什么巫蛊异术没遭遇过……到得老来，一切一切都比不上含饴弄孙之乐。只有我那些个传人，还以“南张门下士”为号，不时在外面闯荡。

不时回想起那些个岁月，虽然艰难困苦，随时有生命之险，不过所见诸多，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了。

真的是老了，年轻时的事情总在我脑海里闪现出来，和林爱国、胡八一、王凯旋、大金牙他们一起冒险的日子总是那么让人怀念。想当年，我们一起饮酒放歌时，常说这日子刺激快活，一辈子都忘不了！是啊，这种日子自然是不会忘，又怎么忘得了呢！

不过年纪大了，记性就不好了！最近常回忆，但总想不起来当时我们是在哪儿喝的酒，是西藏？云南？蒙古？还是干脆就在北京东四的那家火锅店？

实在想不起来了，真怕过一阵，连年轻时候的冒险经历加上祖传的手艺一起给忘个一干二净，那就不好了！趁现在我记得还算清楚，给大家讲讲，免得日子久了，我们这些盗墓者的故事也给深埋到墓里头了，那这玩笑就开大了！

故事便从那个动荡的年月讲起……

鬼吹灯

同人之



升棺发财

目录·第一卷

引子	1
第一章 恰同学少年	1
第二章 风华正茂	4
第三章 穷乡僻壤	7
第四章 雉鹰初展翅	10
第五章 深夜扣棺	13
第六章 灯灭惊魂	16
第七章 险死还生	19
第八章 牵得美玉归	23
第九章 请求援助	27
第十章 金大牙	30
第十一章 加入考古队	33
第十二章 毛乌素沙漠	38
第十三章 前途多舛	41
第十四章 骸骨血碑	45
第十五章 战魂鬼声	49
第十六章 幽城往事	52
第十七章 长恨幻世	55
第十八章 事了拂衣	59
第十九章 昔日重来	62
第二十章 会师京都	66
第二十一章 风水大局	69

目录·第一卷

鬼吹灯

同人之



升棺发财

第二十二章 陕北行.....	73
第二十三章 幽暗墓道.....	77
第二十四章 岱路迷踪.....	80
第二十五章 勾魂直道.....	83
第二十六章 人间仙境.....	87
第二十七章 凌烟画柱.....	90
第二十八章 百步迷魂.....	94
第二十九章 大衍阵图.....	98
第三十章 拨云见日.....	101
第三十一章 鵠巢鸠占.....	104
第三十二章 开棺发财.....	108
第三十三章 富贵险中求.....	111
第三十四章 铜椁封魔.....	114
第三十五章 惊现怪物.....	118
第三十六章 酸尸凶猛.....	121
第三十七章 功亏一篑.....	124
第三十八章 智伏酸尸.....	130
第三十九章 满载而归.....	135
第四十章 住院疗伤.....	140
第四十一章 金大牙的执着.....	143
第四十二章 同行路宽.....	147



目录·第二卷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51
第二章 半面铜镜.....	154
第三章 神墓.....	157
第四章 蓄势待发.....	161
第五章 密林小村.....	165
第六章 食鱼出怪病.....	168
第七章 身上见尸斑.....	172
第八章 水洞猛鱼.....	175
第九章 人心叵测.....	179
第十章 山腹鬼影.....	183
第十一章 人俑.....	187
第十二章 千载悲哀.....	190
第十三章 暗流.....	194
第十四章 染血的香烟.....	198
第十五章 秋后算账.....	203
第十六章 地仙陵园.....	206
第十七章 血之吻.....	209
第十八章 天星石.....	216
第十九章 铜椁竖棺.....	219
第二十章 莲花落.....	222
第二十一章 地宫沉没.....	225

目
录
·
第
二
卷

升
棺
发
财

鬼吹灯

同人之



第二十二章 疑云.....	229
第二十三章 是耶非耶.....	235
第二十四章 沙城魔国.....	240
第二十五章 醒悟.....	244
第二十六章 曾经年少.....	247
第二十七章 千年孤独.....	252
第二十八章 风雨欲来.....	257
第二十九章 密谋.....	263
第三十章 梅园之约.....	267
第三十一章 沉沙梅老.....	270
第三十二章 琥珀少女.....	274
第三十三章 迷失.....	277
第三十四章 火化焰舞.....	280
第三十五章 神传巫法.....	283
第三十六章 铁棒喇嘛.....	287
第三十七章 血蝠妖蛾.....	290
第三十八章 魂归香巴拉.....	295
第三十九章 命丧蝠蛾洞.....	298
第四十章 山崩地陷.....	302
第四十一章 选择.....	306

第一卷

第一章 恰同学少年

故事从1968年开始，那真是个动荡的年月。

就在这一年，“我有一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遇刺，法国爆发了学生革命……同时，在北京，早已经罢了课，各式批斗运动层出不穷，一般自称“老兵”的玩主们更是在四九城闹得天翻地覆。

我的倒斗生涯，也开始于这一年。

北京的一处军区大院，明亮宽敞的屋子里，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正叼着香烟，吞云吐雾地抽得正欢。

其中那个头上卷着绷带、斜躺在沙发上的青年就是我，大名张涛是也。对面那个高高壮壮的家伙叫林爱国，这年头，叫这名字的海了去了，往大街上一站，吼一嗓子“爱国”，能有百八十个人答应。所以喽，我一向叫他胖子，虽然他根本称不上胖，不过是壮而已，但是跟我这瘦小身板一比，他倒真得“胖”得可以了，谁叫咱是四体不勤的“臭老九”出身呢！

我跟胖子是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就是往上追溯一辈，他父亲跟我老子也是发小，这交情，铁了去了。不过，人同命不同，胖子的父亲年轻的时候过不下去了，就给共产党扛上了枪，到了解放的时候，已经是三野的一个师长了。

我的父亲呢，据说是读书人，不过自我记事起就没见过他，是爷爷把我拉扯大的。我爷爷是给人看相断命走江湖的相士，当时也有不小的名头。再往上一辈，我曾祖父更是了得，人称金口玉言张四爷。反正自我往上追溯个两三辈，我家都是该被“破四旧”挨斗的份。

这阶级斗争一开始，我家就被封了，爷爷也被判作传播封建迷信的腐朽



分子给拉去批判了，他老人家老胳膊老腿的，哪儿经得住这个，没多久就没了。打那儿起，我就在胖子家扎了窝了，他家老头子也被隔离审查了，不过不知是看了哪尊佛的面子，他家倒没被封，我们俩好歹还有个地方住。

住的地方是有了，不过花销又成了问题。胖子他一个月有十来块出头的生活费，我是一毛没有，怎么经得住我们三天两头下老莫（莫斯科餐厅）打牙签、去冰场打架拔份子。还好我家家底厚实，据我爷爷说，曾爷爷张四爷他老人家出自一个倒斗世家，那些什么金珠古玩的传下了不少。再说了，也不看看他们爷俩是干什么吃的，总有些神神叨叨的东西吧，放到现在，就是古董啊！

当时家里被抄时，好歹让我顺出了几件，就靠把这几件祖传的玩意卖到当铺——不对，那时候叫委托行来着——换点钱供我们挥霍。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不，前天在老莫潇洒后，现在我俩又揭不开锅了。

“我说涛子，你再找找，就没件值钱的玩意了？”胖子摸着肚皮说道。

“再没有了，就剩我这百八十斤了，要不要？”我有气无力地答道，没办法，饿啊！手上最后几毛钱全拿去买了几包经济烟，9分钱一包的那种，现在我们哥儿俩已经两顿饭没吃了，正前胸贴后背呢！

“饿啊！涛子——”胖子拉长了声音，一脸幽怨地看着我，两眼炯炯有神地盯着我右腕上的银镯子猛看，那精神头，怎么看也不像两顿没吃的主。

听了胖子那肉麻的声音，我一阵阵地恶寒，连忙紧了紧衣服，干脆地回绝了他的妄想，“这镯子是我曾爷爷传下来的，有安神宁心的作用，能让人什么时候都保持清醒。这可是古时候摸金发丘倒斗手艺人的法宝，指不定什么时候咱哥儿俩还用得上它呢，不能卖！”

胖子一看没戏，立马又无精打采地把自己陷到沙发里，还朝我撇了撇嘴，不屑地说：“老听你说什么自己是祖传的摸金校尉，什么机关易数，黑凶白凶的把我唬得一愣一愣的，就没见你真去掘个坟头。得，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一狗掀门帘全仗一张嘴了！”

“靠，咱这是什么地方，北京城，京师重地，你到天安门给我掘一铲子试试！”我倒是也想练练手，问题是这地界，哪儿有墓给我掘啊，就是真有，咱也不敢下这手，怎么说也是北京城，指不定什么时候事发了就是掉脑袋的事！

“那怎么办？实在是顶不住了。”胖子又开始唉声叹气了。

“哥们儿，你白长那么胖了，怎么一点也不经饿呢！家里翻翻吧，看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咱再便宜委托行那抠门老头去！”说罢我坐直了身子，转着脑袋开始四下张望起来。

胖子抬眼看了看，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说：“别找了涛子，家里就剩一件老爷子的将校呢值点钱了。就这，我也不敢往外卖，要不等老爷子回来还不拿大耳刮子扇我。”

正说着，胖子忽然停了口，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只见他一拍脑门，霍地站了起来，拉起我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对我嚷嚷：“你瞧我这猪脑子，我怎么忘了还有这玩意呢，白挨这两顿饿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这小子拉到旁边的隔间，眼瞅着他钻到床底下，搬出了个沾满灰尘的红木箱子，箱子上还挂着把古色古香的锁头。看我正研究那口箱子，胖子在旁得意地说：“怎么样，咱老林家还是有宝吧？！”

我瞥了他一眼，问道：“这里面都是什么玩意？”

“这个……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玩来着，还没撬开就给老爷子逮住了一顿胖揍，你是不知道啊，我家老爷子那手黑着呢！”

“得得，搞了半天里面有什么你也是两眼一摸黑，那瞎激动个啥，别是白高兴一场。”算是服了这小子了，刚才看他那激动样，还以为有啥值大钱的玩意，现在看来，能不能管住下顿饭还得两说呢！

胖子被我说得老脸一红，扭头就往外走，边走还边说：“你还别不信，这里面肯定有玩意儿，老爷子宝贝着呢，都不让我碰。看哥们儿去弄把家伙把它给撬开，给你开开眼。”

“回来！”我一把拽住心急火燎的胖子。这小子，一点耐性都没有。

“看哥们儿的手段，就这小破锁，还用得着撬？！”着实鄙视了下胖子后，我从怀里掏出了几根铁丝，塞进锁眼里就开始捣鼓了起来。

“你丫的行啊！”胖子刚把脑袋伸过来，我已经三下五除二地把锁打开了。

“那是，也不看看哥们儿是谁！”

开玩笑，捣鼓个锁头算什么！曾爷爷传下来那本《寻龙补遗》里多的是机关阵图的学问，刚识字那会儿，我爷爷就拿它当教材让我比划着学写字，这熟得不能再熟了。可惜就是少了那寻龙探墓、分金定穴的看家手艺，要不摸金符一挂，咱就是一正牌的摸金校尉。

“好啦好啦，知道你牛，快看看，里面都有啥玩意？”

也是，别说什么摸金校尉了，咱的下一顿有没有着落还得看箱子里的东西呢！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咱满腔的壮志雄心，都被那雨打风吹了。



第二章 风华正茂

话说到，我三下五除二把那红木箱子给开了，一看，箱子里一共就三样东西。

一本红宝书；一个镜框，是胖子他老爹老娘的，没看出来啊，他那五大三粗的老爹还是个痴情种，他妈我压根就没见过，不知道过世多少年了，还藏着这相片呢！看到最后一样，我跟胖子高悬的心总算放下了，是一个精致的鼻烟壶。

这玩意怎么也能卖点钱吧！我把那个鼻烟壶举到眼前，对着日光细看起来。整个鼻烟壶精致小巧，白色的底，红色的花纹环绕其身，全壶呈半透明状，底下书写着“乾隆年制”款。

“怎么样？你倒是说句话啊！”看我举着鼻烟壶细看也不出声，把胖子那个急得啊！

“还不错，清乾隆年的鼻烟壶，看这品相，能值俩钱！”我自信满满地给出了判断。

“你没看错？”胖子追问了一句。

靠，这我还能看错喽？！家里这类东西多了去了，从小玩到大的，要不是上次红卫兵抄家多给毁了，还真看不上眼前的这个呢！没好气地瞥了胖子一眼，居然敢怀疑我的眼光。

“我就是这么一说，咱俩谁跟谁啊，还能信不过你？！”胖子看说错话了，连忙补救。

“不过……这玩意怎么才是清朝的，我看你以前拿东西出去换钱，不都至少是明朝的吗？这清朝的，值钱不？”

我把鼻烟壶往怀里一塞，地上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的箱子也不收拾了，拽了胖子就往外走，边走还边给他扫盲，“这鼻烟，是明末清初才传入我们中国的，人家大鼻子他们用的是鼻烟盒，鼻烟壶这是咱中国的特产，清以前还没有这东西呢！”

说话间，就来到了委托行，往里一瞅，那个吝啬的老头子不在，上面坐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半大小子。

这小子大名金大牙，跟我们也算是哥们儿，丫的也是这一代有名的玩主，他前年跟人打架，让人给花了，这还不算，大门牙都让一板砖给拍折了，

他爷爷那个心疼啊，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个金门牙就给他镶上了。据金大牙这小子说，那牙是个倒斗的手艺人从死人嘴里掰下来的。偏这小子还不觉得恶心，有事没事就咧着嘴冲人直笑，露出个金牙显摆。倒还真让他唬住不少人，这年头，大伙都缺吃少穿的，谁有能耐弄个金牙啊！一来二回的，大伙都叫他“金大牙”，他的本名倒没什么人知道了。

跟金大牙喝过几次酒，一起打过几次架，就算是哥们儿了。混熟了后他给我们露了个底，原来他爷爷，那个老吸血鬼，年轻的时候也是倒斗的手艺人，传到他这辈上，一来嘛，金大牙他先天有哮喘，干不了这活；二来嘛，新社会了，倒斗这行毕竟不是什么体面的行业，也就没传给他。

我就说了嘛，这老头儿眼怎么这么毒，原来都不是外人。待到解放，他家老头儿仗着对古董这行熟门熟路的，就在委托行混了份差使，做的是打鼓儿的行当（就是旧时当铺的朝奉）。

偏偏这小子天生的坏种，还就对倒斗这行感兴趣了，连蒙带骗地也从他老头儿那里学了点儿东西。一次喝高了，我在那吹咱老张家是世代的摸金校尉，就让这小子给听到了，见天缠着我问行内的学问，一来二去的，大家也就熟络了。

现在反正也罢课了，他就跟他爷爷在这委托行长见识，见得多了，对古董这玩意他还真懂了不少。

一看到我跟胖子进来，金大牙立马眉开眼笑地跑下来招呼：“涛哥，胖哥，有日子没见了。又有什么好玩意？”

金大牙这人还不错，算是比较仗义的那类，而且逢人就笑，自来熟。就是那颗金牙闪闪发光直晃人眼。

“好好说话，别眉开眼笑的，晃得慌！拿去，清乾隆的鼻烟壶。”

金大牙没说什么，笑着接过我递过去的鼻烟壶，细细地看了起来，一边看还一边啧啧出声。好半晌，他的眼从才鼻烟壶上拔了出来，笑着说：“涛子也不是外行，我就不多说了。这鼻烟壶是好东西，保存得也还不错，就是乾隆年间的这玩意存世太多，值不了太多钱。”说到这儿，金大牙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旁边的胖子正把拳头捏得噼里啪啦直响。

“得，得！”我挥了挥手示意金大牙别来这一套，再让他侃下去不知道要说成什么样了，“我看你就是打鼓儿的命，跟你爷爷一个德行，反正到你嘴里就没好东西。我说你以后混不下去了，就去捣腾古玩，光靠你这张嘴，就能蒙不少人！”

这小子袭了他爷爷的臭毛病，在他眼里，这世上就没什么好东西。不过

这年头，古董这东西也不值什么钱，咱哥们儿又缺这点钱开饭，也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认了。

“你直接开个价儿得了，废话少说！”

“那就100块，行咱就成交了！”金大牙爽快地说。

“咦，几天不见，你小子良心见长啊。”这个鼻烟壶，就眼下这世道，能卖个50元我就知足了，没想到金大牙一开口就是100。

“咱俩谁跟谁啊，反正这钱是公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金大牙说着凑上前来，掏出香烟发了一圈。

把烟点了，深吸了一口，只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爽啊！这几天抽经济烟抽出毛病来了，一支牡丹抽得我神清气爽，“得了哥们儿，我还不知道你，直说了吧，有什么目的？”金大牙什么人，雁过拔毛的主，兄弟归兄弟，论起生意来，别看他整天笑嘻嘻的，向来是不讲情面的，如今给了这么高的价，十成是有目的的。

“也没什么，不是过几天你跟胖哥就要去插队了嘛，我打听了下，你们学校是去陕北吧？那地方好啊！自古就是倒斗的好地方，这个……咱哥儿俩合计合计，以您涛哥的手段，倒斗那是不在话下吧？兄弟我别的本事没有，论到明器，咱还是有点路子的。”

就是嘛，金大牙怎么能够转性，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不过，被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活动开了：陕北那地方不知道怎么样，要真过不下去了，这也是条道。

“那先这样，我们再联系。”我在话里留了余地，从金大牙手里接过了钱，拉着胖子一起走了出去。

“那好，哥们儿就等你的消息了！”金大牙是个灵醒人，从我话里听出有门，屁颠屁颠地把我和胖子送出了门口。

出了委托行的大门，我跟胖子到老莫结结实实地大吃了一顿，过几天就要去陕北插队了，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有得吃。

我跟胖子，家里的成分都有问题，当兵，那是不用想了，只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插队去。不过后来听说，那些死赖在北京不走的哥们儿——论性质就像后来闻名全国的钉子户——也全被安排了工作。听到这消息，我那个悔啊！没办法，那时候我跟胖子都已经在陕北的窑洞里哆嗦着呢！

那一年，我，胖子，金大牙都是18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那一年，我跟胖子被火车拉到了陕北的山沟沟里，开始了我们的倒斗生涯。

那一年，胡八一和王凯旋插队到了内蒙的岗岗营子……

第三章 穷乡僻壤

胖子家传的鼻烟壶卖了100块钱，说起来，这在那年头也算是笔不小的数目了，可再多的钱也不够我跟胖子挥霍的。这不，等我跟胖子准备奔赴陕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又身无分文了。

就这样，我跟胖子只带了几件换洗衣服，上了开向陕北的火车，就这么被载着，轰隆隆地远去，直开向沟壑纵横的陕北黄土高坡。

天，是黄的，一起风，便黄尘漫天；地，是破的，千百年的侵蚀，让黄土高坡上布满了沟壑，就像在台上发言的老村长那张爬满皱纹的脸。

坐了几天火车，来到这鸟不拉屎的穷山沟里——柳树村。第一眼看到这名字中带着“柳树”，实际上一点儿绿星都没有的土地；第二眼看到那些穿得破破烂烂的当地老农，再联想起蹲在门口就着凉水“咯叽咯叽”地啃着窝窝头的妇女，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早听说过陕北穷，却没想到穷成这样。“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本来就没指望，不过……总不能吃那玩意吧，这能啃得动吗？看到那硬得跟石头有一拼的粮食，我牙根就一阵阵发软。更让人绝望的是，听台上讲话的那位李村长的口气，这窝窝头还不管饱，我当场两眼一黑，就倒在了胖子的怀里。

刚来到这鬼地方，身上的黄尘都没抖落干净呢，谁有兴趣听李村长那老头儿唠叨，除了我和胖子，一行的还有两女两男，一齐打起了哈欠。好在李村长也知趣，交代了两句就不说了，当然，也可能是他没词了，我恶意地想。我们找他领了上头发下来给我们知青的口粮，然后就摇摇摆摆地回到分配给我们的窑洞，开始了农民生涯。

夜里，我睡得正香呢，梦到我在老莫，叫了一桌子的菜——红菜汤、奶油烤鱼什么的，正要开吃，服务员上来了，问：“鱼子酱要吗？”我不知哪儿来的底气，说了一声好吃好喝的尽管上。好半晌，那服务员愣是没动静，我当场就火了，抬头一看，妈呀，是李村长那张皱巴脸，还咧开嘴冲我直笑呢！

我霍地坐了起来，吓醒了。看了看四处漏风的窑洞，跟梦里反差太大，实在受不了啊！我正在摇头叹气，那头儿的胖子也醒了，他捅了捅我，小声说：“涛子，睡不着？”

“嗯！你怎么也睡不着？上次不还跟我吹嘛，说你一沾地就能睡。咱这条件是差点，但好歹还有个炕头！”

